

希特勒的巴金森病 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3



台灣巴金森之友

第四期 /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希特勒/巴金森病/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一九九九年七月溫哥華的世界巴金森病會議中，美國德州拉巴克神經研究及教育中心J. T. Hutton和J. L. Morris兩位醫生的報告指出，巴金森病末期的症狀，包括「心理的不穩定和無法處理互相矛盾的信息」，可能影響希特勒的判斷能力而導致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諾曼地盟軍登陸戰的潰敗以致於第三帝國的滅亡。

希特勒在1933年，就顯示出巴金森病的症狀。他在那一年被任命為德國總理，因此他權力的巔峰時期幾乎都在巴金森病的困擾之下。不過，他的助手們幫他把像震顫，行動緩慢的症狀隱藏起來。因此，希特勒在公眾場合，常把左手放進口袋，或拿著指揮棒，來控制顫抖。

雖是如此，他的意志力和煽動力還是能夠以一個退休伍長的身份在十年之間領導一批德國的傑出將領把全世界許多領導人物搞得團團轉；許多優秀將領還因為無法執行他的命令而畏罪自殺。

在1942年時，他就已經表情呆滯，左手顫抖，而且行走時會向前傾。到戰爭末期，一些症狀如認識力和思考力的問題也顯示他的巴金森病也已經進入後期。由此，希特勒的幾項錯誤政策，例如對美宣戰，和空襲英國未達成目標就進兵蘇聯，並且在陷入蘇聯冬戰泥淖時還堅拒德軍的撤退，以致損失百萬的軍隊，或許和巴金森病有關。

在戰後的審訊報告中，H. Guderian上將就提到希特勒在1945年2月時常常顯得心不在焉而無法專心，時常精疲力竭而且行動困難。他雖然仍能閱讀及瞭解似乎互相矛盾的戰況報導，但是已經失去了應變能力和想像力。J. T. Hutton和J. L. Morris醫生認為希特勒喪失應變能力和反應力的巴金森病症狀大底決定了德軍的敗局，再加上患者常有的睡眠失調更註定了無法挽回的敗局。當德軍西線總司令G. von Rundstedt元帥發現盟軍在諾曼地登陸而想調動坦克師增援時，希特勒正在睡覺。由於他的脾氣暴躁，隨從沒有人敢驚醒他。到他

醒來後，德軍總部還沒法理解盟軍是在諾曼地而不是在200英哩以北，預期中的卡萊市(Calais)登陸。等到希特勒下令要立即消滅灘頭的敵軍時，登陸的十五萬盟軍已經走得只剩下五個士兵；而整個德軍在盟軍登陸兩天後才開始全面反擊。這時，有些盟軍部隊已經前進五十公里了。

而在1944年8月盟軍包圍巴黎時，希特勒把駐守巴黎的德軍司令D. von Choltitz少將叫到總部去，親自下達焚城的指令時，希特勒口水直流，全身震顫，連他身後靠著的辦公桌也跟著抖個不停。他激動地要守軍在撤退前把巴黎所有的建築物全部炸平，讓花都巴黎成為毀滅之都。還好，守軍司令認為他瘋了，而且也不願意背負歷史罪名去毀滅這絢麗的城市，巴黎才得以保存至今來招待觀光客。

由於希特勒整個執政時期都在巴金森病的困擾之下，更何況那時根本沒有像現在那麼多的特效藥。那時候通用的是十九世紀末發現的保加利亞顛茄治療法。(目前最早的特效藥-阿丹

Artane到1949年才出現。)不過，大戰初期他也確實表現了他的膽識和能力，打了幾場傑出的戰役，否則戰爭不會延續下去。或許，他的敗局不應該歸罪到巴金森病上。不如說，德國的敗局是因為希特勒的自大傲慢、剛僻自用、不相信前線將領，在後方胡亂指揮所致吧！歷史上，許多領導人物在小人諂媚包圍之下，「天縱英明」，「萬萬歲」被叫久了以後，就自以為是曠世奇才，無所不能。所謂「驕兵必敗，獨夫必亡。」，不就是這道理嗎？

雖然是有著巴金森病的困擾，如果希特勒能夠虛心些，接受他下屬將領的意見，德國又怎麼會冒失地向美國宣戰，再跑去惹蘇聯呢？不過即使諾曼地登陸德軍增援成功，德國又能再撐多久？在1944年底，德國曾經以兩個軍的坦克部隊反攻，造成盟軍巨創，但是最後汽油用完，也就回天乏術。所以說，希特勒就是沒有巴金森病，德國也撐不了多久。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早在1943年7月就被逮補。遠東的戰局在1945年8月結束，德國即使

能撐到那時，也許要吃個原子彈才投降。

對我們的病友來說，得了巴金森病，我們還是有一個自由的心靈，我們不必要讓巴金森病對我們造成壞的影響。人生不必要受到巴金森病的控制。目前，對巴金森病已經有相當的瞭解，藥物治療效果也很理想，使病人壽命與一般人相差無幾。同時，外科手術效果也愈來愈好。病友要特別注意到不要因為此病不能根治而自暴自棄，怨天尤人，造成自己和家人的困擾。只要有決心和信心，得了巴金森病以後的人生還是大有可為，一切只有等待病友自己的決定。

參考資料：

1. 路透社1999年8月10日電訊
2. “WW2,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89, Time-Life Books, New York, USA
3. “巴金森病-認識與面對”，朱迺欣醫師著，1998年4月，健康新世界雜誌社，台北，台灣
4. “巴金森病的歷史”，豐倉康夫教授，SCOPE ”巴金森病的探考” Vol.37, No.5, 1998, 東京，日本

